

# 明 史

●卷二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十八

○蔡时鼎 万国钦（王教） 饶伸（兄位 刘元震  
元霖） 汤显祖（李琯） 琰中立（卢明谏） 杨恂（冀  
体 朱爵） 姜士昌（宋焘） 马孟祯 汪若霖

蔡时鼎，字台甫，漳浦人。万历二年进士。历知  
桐乡、元城，为治清严。征授御史。太和山提督中官田  
玉兼分守事，时鼎言不可，并及玉不法状。御史丁此吕  
以劾高启愚被谪，时鼎论救，语侵杨巍、申时行。报闻。  
已，巡盐两淮。悉捐其羨为开河费，置属邑学田。

还朝，会戚畹子弟有求举不获者，诬顺天考官张  
一桂私其客冯诗、童维宁及编修史钶子记纯，又滥取冒  
籍者五人。帝怒，命诗、维宁荷枷，解一桂、钶官。时  
行等为之解。帝益怒，夺钶职，下诗、维宁吏。法司廷  
鞫无验，忤旨被让。卒枷二人一月，而调一桂南京。  
时鼎以事初纠发不由外廷，径从中出，极言“宵人蜚语  
直达御前，其渐不可长；且尽疑大臣言官有私，则是股  
肱耳目举不可信，所信者谁也？”帝怒，手札谕阁臣治  
罪。会时行及王锡爵在告，许国、王家屏仅拟停俸，且

请稍减诗、维宁荷校之期，以全其命。帝不从，责时鼎疑君讪上，降极边杂职。又使人诘知发遣冒籍者多宽纵，责府尹沈思孝对状。国、家屏复上言：“人君贵明不贵察。苟任一己见闻，猜防苛密，纵听断精审，何补于治；且使奸人乘机得中伤善类，害胡可言！愿停察访以崇大体，宥言官以彰圣度。”帝不恚，手诏诘让。是日，帝思时行，遣中使就第劳问。而国等既被责，具疏谢，执争如初。会帝意稍解，乃报闻。时鼎竟谪马邑典史，告归。居二年，吏部拟序迁，不许。御史王世扬请如石星、海瑞、邹元标例，起之废籍，不报。已，起太平推官，进南京刑部主事，就改吏部。

十八年冬，复疏劾时行，略言：“比年天灾民困，纪纲紊斁，吏治混淆。陛下深居宫阙，臣民呼吁莫闻。然群工进言，犹蒙宽贷。乃辅臣时行则树党自坚，忌言益甚。不必明指其失，即意向稍左，亦辄中伤。或显斥于当时，或徐退于后日。致天下谀佞成风，正气消沮。方且内托之乎雅量，外托之乎清明，此圣贤所以重似是之防，严乱德之戒也。夫营私之念重，则奉公之

---

意必衰；巧诈之机熟，则忠诚之节必退。自张居正物故，张四维忧去，时行即为首辅。惩前专擅，矫以谦退；鉴昔严苛，矫以宽平。非不欲示休休之量，养和平之福，无如患得患失之心胜，而不可则止之义微。貌退让而心贪竞，外包装而中忮刻。私伪萌生，欲盖弥著。夫居正之祸在徇私灭公，然其持法任事，犹足有补于国。今也改革其美，而绍述其私；尽去其维天下之心，而益巧其欺天下之术。徒思邀福一身，不顾国祸，若而人者，尚可俾相天下哉！”因历数其十失，劝之省改。疏留中。寻进南京礼部郎中。卒官。贫不具含殓，士大夫赙而治其丧。

万国钦，字二愚，新建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。授婺源知县。征拜御史。言事慷慨，不避权贵。十八年，劾吏部尚书杨巍，被诘让。里居尚书董份，大学士申时行、王锡爵座主也，属浙江巡按御史奏请存问。国钦言份谄事严嵩，又娶尚书吴鹏已字子女，居乡无状，不宜加隆礼，事遂寝。

初，吏部员外郎赵南星、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

---

私人。给事中李春开以出位纠南星、士昌，而其党陈与郊为助。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，言春开、与郊媚政府，干清议，且论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。于是御史赫瀛集诸御史于朝堂，议合疏纠正志，以台体为辞。国钦与周孔教独不署名。瀛大恚，盛气让国钦。国钦曰：“冠豸冠，服豸服，乃日以保留大臣倾善类为事，我不能苟同。”瀛气夺，疏不果上，而正志竟谪宜君典史。奄人袁进等毆杀平民，国钦再疏劾之。

十八年夏，火落赤诸部频犯临洮、巩昌。七月，帝召见时行等于皇极门，咨以方略，言边备废弛，督抚乏调度，欲大有所振饬。时行以款贡足恃为言。帝曰：“款贡亦不足恃。若专务媚敌，使心骄意大，岂有饜足时？”时行等奉谕而退。未几，警报狎至，乃推郑洛为经略尚书行边，实用以主款议也。国钦抗疏劾时行，曰：“陛下以西事孔棘，特召辅臣议战守，而辅臣于召对时乃饰词欺罔。陛下怒贼侵軼，则以为攻抄熟番。临、巩果番地乎？陛下责督抚失机，则以为咎在武臣。封疆僨事，督抚果无与乎？陛下言款贡难恃，则云通贡二十

---

年，活生灵百万。西宁之败，肃州之掠，独非生灵乎？是陛下意在战，时行必不欲战；陛下意在绝和，时行必欲与和。盖由九边将帅，岁馈金钱，漫无成画。寇已残城堡，杀吏民，犹谓计得。三边总督梅友松意专媚敌。前奏顺义谢恩西去矣，何又围我临、巩？后疏盛夸战绩矣，何景古城全军皆覆？甘肃巡抚李廷仪延贼入关，不闻奏报，反代请赎罪。计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，而杀掠何止万计！欲仍通市，臣不知于国法何如也。此三人皆时行私党，故敢朋奸误国乃尔。”因列上时行纳贿数事。帝谓其淆乱国事，诬污大臣，谪剑州判官。初，国钦疏上，座主许国责之曰：“若此举，为名节乎，为国家乎？”国钦曰：“何敢为名节，惟为国事耳。即言未当，死生利害听之。”国无以难。

二十年，吏部尚书陆光祖拟量移国钦为建宁推官，饶伸为刑部主事。帝以二人皆特贬，不宜迁，切责光祖，而尽罢文选郎中王教、员外郎叶隆光、主事唐世尧、陈遴玮等。大学士赵志皋疏救，亦被譴责。国钦后历南京刑部郎中，卒。

---

王教，淄川人。佐光祖澄清吏治。给事中胡汝宁承权要旨劾之，事旋白。竟坐推国钦、伸，斥为民。

饶伸，字抑之，进贤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。授工部主事。十六年，庶子黄洪宪典顺天试，大学士王锡爵子衡为举首，申时行婿李鸿亦预选。礼部主事于孔兼疑举人屠大壮及鸿有私。尚书朱赓、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欲寝其事。礼部郎中高桂遂发愤谪可疑者八人，并及衡，请得覆试。锡爵疏辨，与时行并乞罢。帝皆慰留之，而从桂请，命覆试。礼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壮文独劣，拟乙置之。都御史吴时来及朝阳不可。桂直前力争，乃如慎行议，列甲乙以上。时行、锡爵调旨尽留之，且夺桂俸二月。衡实有才名，锡爵大愤，复上疏极诋桂。伸乃抗疏言：“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，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。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，居然置之选首。子不与试，则录其婿，其他私弊不乏闻。覆试之日，多有不能文者。时来罔分优劣，蒙面与桂力争，遂朦胧拟请。至锡爵讦桂一疏，剑戟森然，乖对君之体。锡爵柄用三年，放逐贤士，援引憊人。今又巧护己私，欺

罔主上，势将为居正之续。时来附权蔑纪，不称宪长。请俱赐罢。”

疏既入，锡爵、时行并杜门求去。而许国以典会试入场，阁中遂无一人。中官送章奏于时行私第，时行仍封还。帝惊曰：“阁中竟无人耶？”乃慰留时行等，而下伸诏狱。给事中胡汝宁、御史林祖述等复劾伸及桂，以媚执政。御史毛在又侵孔兼，谓桂疏其所使。孔兼奏辨求罢。于是诏诸司严约所属，毋出位沽名，而削伸籍，贬桂三秩，调边方，孔兼得免。伸既斥，朝士多咎锡爵。锡爵不自安，屡请叙用。起伸南京工部主事，改南京吏部。引疾归，遂不复出。熹宗即位，起南京光禄寺少卿。天启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。魏忠贤乱政，请告归。所辑《学海》六百余卷，时称其浩博。

兄位。累官工部右侍郎。母年百岁，与伸先后以侍养归。

先是，任丘刘元震、元霖兄弟俱官九列，以母年近百岁，先后乞养亲归，与伸兄弟相类。一时皆以为荣。元震，字元东，隆庆五年进士。由庶吉士万历中历官吏

---



部侍郎。天启中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文庄。元霖，万历八年进士。历官工部尚书。福王开邸洛阳，有所营建。元霖执奏，罢之。卒，赠太子太保。

汤显祖，字若士，临川人。少善属文，有时名。张居正欲其子及第，罗海内名士以张之。闻显祖及沈懋学名，命诸子延致。显祖谢弗往，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。授南京太常博士，就迁礼部主事。十八年，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，并停俸一年。显祖上言曰：“言官岂尽不肖，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，故言官向背之情，亦为默移。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，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。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，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。一言相侵，无不出之于外。于是无耻之徒，但知自结于执政。所得爵禄，直以为执政与之。纵他日不保身名，而今日固已富贵矣。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，征贿巨万。抵抗，日宴西湖，鬻狱市荐以渔厚利。辅臣乃及其报命，擢首谏垣。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，不过权门鹰犬，以其私人，猥见任用。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，而

辅臣欺蔽自如。失今不治，臣谓陛下可惜者四：朝廷以爵禄植善类，今直为私门蔓桃李，是爵禄可惜也。群臣风靡，罔识廉耻，是人才可惜也。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，不见为恩，是成宪可惜也。陛下御天下二十年，前十年之政，张居正刚而多欲，以群私人，嚣然坏之；后十年之政，时行柔而多欲，以群私人，靡然坏之。此圣政可惜也。乞立斥文举、汝宁，诫谕辅臣，省愆悔过。”帝怒，谪徐闻典史。稍迁遂昌知县。二十六年，上计京师，投劾归。又明年大计，主者议黜之。李维祯为监司，力争不得，竟夺官。家居二十年卒。

显祖意气慷慨，善李化龙、李三才、梅国桢。后皆通显有建竖，而显祖蹭蹬穷老。三才督漕淮上，遣书迎之，谢不往。

显祖建言之明年，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，列时行十罪，语侵王锡爵。言惟锡爵敢恣睢，故时行益贪戾，请并斥以谢天下。帝怒，削其籍。甫两月，时行亦罢。琯，丰城人。万历五年进士。尝官御史。既斥归，家居三十年而卒。

显祖子开远，自有传。

逮中立，字与权，聊城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。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。遇事敢言。行人高攀龙，御史吴弘济，南部郎谭一召、孙继有、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，中立抗疏曰：“诸臣率好修士，使跼伏田野，诚可惜也。陛下怒言者，则曰‘出朕独断’，辅臣王锡爵亦曰‘至尊亲裁’。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，则断自宸衷，固陛下去邪之明；即拟自辅臣，亦大臣为国之正。若所斥者果正人也，出于辅臣之调旨，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；即出于至尊之亲裁，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。大臣以人事君之道，当如是乎？陛下欲安辅臣，则罢言者；不知言者罢，辅臣益不自安。”疏入，忤旨，停俸一岁。

寻进兵科右给事中。有诏修国史，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。虞夔，锡爵门生也，以拾遗劾罢。诸御史言不当召。而中立诋虞夔尤力，并侵锡爵，遂寝召命。未几，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，给事中卢明谏救之，亦贬秩。中立上言：“两年以来，铨臣相继屏斥。尚书孙鑴去矣，陈有年杜门求罢矣，文选一署

---

空曹逐者至再三，而宪成又继之。臣恐今而后，非如王国光、杨巍，则不能一日为冢宰；非如徐一樸、谢廷霖、刘希孟，则不能一日为选郎。臧否混淆，举错倒置，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，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，公议壅阏，烦言滋起。此人才消长之机，理道废兴之渐，不可不深虑也。且会推阁臣，非自十九年始。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，而张治、李本二臣用；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，亦会推也。盖特简与廷推，祖宗并行已久。廷推必谐于佥议，特简或由于私援。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典故，妄激圣怒，即揭救数语，譬之强笑，而神不偕来，欲以动听难矣。方今疆场交耸，公私耗敝，群情思乱，识者怀忧。乃朝议纷纭若尔，岂得不长叹息哉！”帝怒，严旨责让，斥明谏为民，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。引疾归，家居二十年卒。熹宗时，赠光禄少卿。

卢明谏，黄岩人。万历十四年进士。

杨恂，字伯纯，代人。万历十一年进士。授行人，擢刑科给事中。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，请大加裁汰，不用。累迁户科都给事中。朝鲜用兵，冒破帑金不赀。

---

恂请严敕边臣，而劾武库郎刘黄裳侵耗罪。黄裳卒罢去。寻上节财四议，格不行。

王锡爵谢政，赵志皋代为首辅。御史柳佐、章守诚劾之。志皋乞罢，不许。御史冀体极论志皋不可不去。帝怒，责对状。体抗辞不屈，贬三秩，出之外，以论救者众，竟斥为民。恂复论志皋，并及张位。其略曰：“今之议执政者，金曰拟旨失当也，贪鄙无为也。是固可忧，而所忧有大于是者。许茂樞罢闲锦衣，厚赍金玉为奸，被人缉获。使大臣清节素孚，彼安敢冒昧如此！乃缉获者被责，而行贿者不问。欲天下澄清，其可得耶？可忧者一。杨应龙负固不服，执政贪其重饵，与之交通。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，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书。其余四緘及黄金五百、白金千、虎豹皮数十，不言所投。臣细询播人，始噉嚅言曰‘求票拟耳’。夫票拟，辅臣事也，而使小丑得以利动哉？可忧者二。推升者，吏部职也。迺来创专擅之说以蛊惑圣聪，陛下入其言而疑之。于是内托上意，外诿廷推，或正或陪，惟意所欲。苟两者俱无当，则驳令更推；少不

如意， 谴谪加焉。倘谓简在帝心，非政府所预，何所用者非梓里姻亲，则门墙密契也？如是而犹曰吏部专擅乎？可忧者三。言官天子耳目，纠绳献纳， 其职也。迩来进朋党之说以激圣怒， 陛下纳其谮而恶之。于是假托天威，肆行胸臆。非显斥于建白之时，则阴中于迁除之日。倘谓断自宸衷，无可挽救， 何所斥者非宿昔积怨，则近日深仇也？如是而犹谓言官结党乎？可忧者四。 首辅志皋日薄西山，固无足责。位素负物望，乃所为若斯；且其机械独深，朋邪日众，将来之祸，更有难言者。请罢志皋而防位，严饬陈于陛、沈一贯，毋效二人所为。”疏入，忤旨。命镌一级，出之外。志皋、位疏辨， 且乞宥恂，于陛、一贯亦论救。乃以原品调陕西按察经历。引疾归。久之，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废。及恂，未召卒。

冀体，武安人。被废，累荐不起，卒于家。

其时以论志皋获谴者又有朱爵，开州人。由茌平知县召为吏科给事中。尝论时政阙失，因疏志皋、位寝阁壅蔽罪，不报。寻切谏三王并封，且论救朱维京、王

如坚等，复劾志皋、位私同年罗万化为吏部。坐谪山西按察知事，卒于家。天启中，赠太仆少卿。

姜士昌，字仲文，丹阳人。父宝，字廷善。嘉靖三十二年进士。官编修。不附严嵩，出为四川提学佥事。再转福建提学副使，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。请罢纳粟例，复积分法，又请令公侯伯子弟及举人尽入监肄业，诏皆从之。累官南京礼部尚书。尝割田千亩以贍宗族。

士昌五岁受书，至“惟善为宝”，以父名辍读拱立。师大奇之。举万历八年进士，除户部主事，进员外郎。请帝杜留中，录遗直，举召对，崇节俭。寻进郎中。以省亲去。还朝，言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，少詹事黄洪宪力挤赵用贤，宜黜之以警官邪；主事邹元标、参政吕坤、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说，宜拔擢以厉士节。又请复连坐之法，慎巡抚之选，旌苦节之士，重赃吏之罚。疏入，给事中李春开劾其出位。遂下诏禁诸司毋越职刺举。已，因风霾，请早建国本。贵妃父郑承宪乞改造父茔，诏与五千金。士昌言：“太后兄陈昌言止五百金

，而妃家乃十之，何以示天下？”弗纳。稍迁陕西提学副使，江西参政。

三十四年，大学士沈一贯、沈鲤相继去国。明年秋，士昌赍表入都，上疏曰：

皇上听一贯、鲤并去，舆论无不快一贯而惜鲤。夫一贯招权罔利，大坏士风吏道，恐天下林居贞士与己齟齬，一切阻遏，以杜将来。即得罪张居正诸臣，皇上素知其忠义、注意拔擢者，皆摈不复用，甚则借他事处之。其直道左迁诸人、久经迁转在告者，一贯亦摈不复用。在廷守正不阿、魁磊老成之彦，小有同异，亦巧计罢之。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，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，空天下诸曹与部院、言路等，使人不疑。至于己所欲用所欲为者，又无不可置力而得志；所不欲者，辄流涕语人曰“吾力不能得之皇上”。善则归己，过则归君，人人知其不忠。

夫鲤不肥身家，不择利便，惟以众贤效之君，较一贯忠邪远甚。一贯既归，货财如山，金玉堆积；鲤家徒壁立，贫无余赀，较一贯贪廉远甚。一贯患鲤邪正

---



相形，借妖书事倾害，非皇上圣明，几至大误。臣以为辅臣若一贯儉邪异常，直合古今奸臣卢杞、章惇而三矣。然竟无一人以鲤、一贯之贤奸为皇上正言别白者，臣窃痛之。

且一贯之用，由王锡爵所推毂。今一贯去，以锡爵代首揆，是一贯未尝去也。锡爵素有重名，非一贯比。然器量褊狭，嫉善如仇。高桂、赵南星、薛敷教、张纳陛、于孔兼、高攀龙、孙继有、安希范、谭一召、顾宪成、章嘉祯等一黜不复。顷闻锡爵有疏请录遗佚。谓宜如其所请，召还诸臣，然后敦趣就道，不然，恐锡爵无复出理也。至论劾一贯诸臣，如刘元珍、庞时雍、陈嘉训、朱吾弼，亦亟宜召复，以为尽忠发奸者之劝。至于他臣，以触忤被中伤异同致罢去者，请皆以次拂拭用之。

说者谓皇上于诸臣，虽三下明诏，意若向用，实未欲用者，臣独以为不然。皇上初尝罢傅应祯、余懋学、邹元标、艾穆、沈思孝、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朱鸿谟、孟一脉、赵世卿、郭惟贤、王用汲等，后又尝谪魏允贞、

---